



陈钢 / 编著

玫瑰之恋

“歌仙” 陈歌辛之歌

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陈钢/编著

玫瑰之恋



“歌仙” 陈歌辛之歌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玫瑰之恋：“歌仙”陈歌辛之歌/陈钢编著.—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7

ISBN 978-7-5060-7613-5

I. ①玫… II. ①陈… III. ①歌曲-中国-现代-选集 IV. ①J6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55823 号

玫瑰之恋：“歌仙”陈歌辛之歌

陈钢 编著

责任编辑：王 艳 张莉娟

出 版：东方出版社

发 行：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100706

印 刷：北京市大兴县新魏印刷厂

版 次：2014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640 毫米× 950 毫米 1/16

印 张：23

字 数：298 千字

书 号：ISBN 978-7-5060-7613-5

定 价：49.00 元

发行电话：(010) 64258117 64258115 64258112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问题，请拨打电话：(010) 64258029



陈歌辛先生

前言 百年玫瑰

百年上海，百年风情，百年歌仙，百年玫瑰。

50年前，一支夭折的玫瑰，被深埋在安徽白茅岭的皑皑白雪之中。可是，人虽去，歌未断，流传了70年的《玫瑰玫瑰我爱你》已成为歌仙的艺术丰碑和永不消逝的心灵电波！

作家陈祖芬说：“名叫歌辛的人，就是一生为歌而辛苦！辛苦一生的人也很多，但歌仙像仙女撒花撒玫瑰花那样，把歌撒满三四十年代又撒到今天还会撒下去的人，是少而又少的。他终究是天之骄子！”

一百年前，陈歌辛诞生于上海。他是从印度飘流而来的祖先与江南女子联姻的一颗硕果，也是百年海派文化的创造者和见证人。在短短的四十六年的人生中，他创作了两百多首歌曲，写下了中国第一首走向世界的流行歌曲《玫瑰玫瑰我爱你》，写下了大上海的音乐名片《夜上海》，写下了全世界华人在春节时所唱的同首歌《恭喜恭喜》，还写下了《凤凰于飞》、《苏州河边》、《永远的微笑》、《花样的年华》、《渔家女》、《初恋女》

和《梦中人》，等等。这些歌声并未随风飘逝，而是百年长歌，代代咏唱。

陈歌辛的一生是爱的一生，恋的一生。他在《桃李争春》中唱道：“只要我爱你，不管你爱我不爱。”他爱着春天，虽然守候他一生的往往是严冬腊月。他爱着花朵，可是那比百花先开的梅花，常会在未曾开放之前，就已被白雪深深掩埋。他爱着人们，他将一首首浓得化不开的情歌和一曲曲低吟浅唱的小夜曲，献给了所有他爱和爱他的人。虽然天公妒才，虽然这个世界对他很不公平，虽然年纪轻轻的他不得不过早地抱憾离去，可是，他留下的无限财富，远远长过他短暂的生命。

玫瑰盛开，蔷薇怒放，还有那梅花，正在向我们报告春之消息。听啊，歌仙正在天上高唱着：

梅花开咯，梅花比百花先开咯
寒风寒风吹得紧，先让梅花报喜讯
白雪白雪压得重，倒叫梅花香更浓
梅花开咯……

陈 钢

走近歌仙

当你跨进茫茫歌海，一朵美丽的“音乐玫瑰”——《Rose, Rose, I love you》顿时就会迎面扑来！是歌坛宿将弗兰克·莱恩（Frankie Laine）将这支玫瑰插上了美国音乐排行榜前列。他那磁性的嗓音配上了弹性的切分节奏，听起来活脱像是新奥尔良的爵士歌曲，也像是支带刺的玫瑰！英国的“The King’s Singers”重唱团将它翻唱成一首和谐、纯真的男声六重唱，歌声中散发着“情意重”和“情意浓”的玫瑰花香。他们还引以为豪地将这首“招牌曲”的歌名作为“主题词”印在唱片专辑的封面上。可是，上海人不是早在六十年前就听过姚莉唱《玫瑰玫瑰我爱你》吗？！那么，究竟是中国玫瑰漂洋过海，还是洋玫瑰传进了中国国土？而她的“种花人”又是谁？

当你走遍天涯海角，在凡是有华人的地方，你都会听到欢度春节时的阵阵锣鼓和声声鞭炮；而且都会兴高采烈地唱起同一首歌——《恭喜恭喜》。这真是一首奇妙的歌！它竟能在同一个时间里，将不同地方的华人团聚在一起，唱之贺之。那么，它的作者是谁？

当你来到美丽的黄浦江畔，登上东方明珠塔远眺遐思时，海关的钟将会倒拨六十年，袅袅响起周璇的歌声：“夜上海，夜上海，你是个不夜城……”《夜上海》是上海的一首“标志性歌曲”，也是上海的一张“音乐名片”。它惟妙惟肖地勾画出灯红酒绿的都市风光和香醇浓郁的海派情调。只要乐声一起，你的眼前就会出现当年的上海！这歌声又从上海漂洋过海。美国导演格林威在《枕边书》、导演娄烨在《苏州河》中，都将它作为音乐画框，点染了昔日的上

海色调。那么，这首歌的作者是谁？

当第一首圆舞曲在中国这个秧歌大国里陡地旋转而起时，人们就立即能从三四十年代的上海音乐星空中嗅到现代城市文化的奇特香味。当时的一首圆舞曲《春天的降临》，被誉为是中国的《春之声》（施特劳斯曲）。除了这首圆舞曲外，作曲家还写了一系列圆舞曲，如为女高音写了《春恋》、《迎春风》、《何处不相逢》；为花腔女高音写了《海燕》、《布谷》；甚至还用慢三步写了《寻梦曲》。旋转的旋律、旋转的节奏、旋转的人、旋转的心，这就是旋转的华尔兹所表现出的现代大都市——旋转的上海！除了华尔兹外，作者还在抒情艺术歌曲《初恋女》中，借探戈舞节奏，表现了游吟诗人伤感的踱步；而在他另一首名曲《蔷薇处处开》中，则用“狐步”来描写“无处不在的青春”。能将中国民间音调与外国舞曲节奏结合得如此巧妙，而最终酿成经典名曲者，这个人是谁？

他创造了这么些“第一”或“第一流”；可是，当我们拐进上海的历史胡同时，蓦然回首，还会发现另外两个“第一”：中国的第一部歌舞剧《西施》和第一首“前卫歌曲”《春花秋月何时了》的曲作者。后者是1936年发表于《音乐教育》上的中国第一首现代派作品。他试图用游离晃动的无调性手法来表现李后主的哀思悲情。由于他过于超前，学院派的刊物便不再敢发表他下一首又不知何去何从的新作了！那么，这个胆大包天的音乐叛逆者又是谁呢？

他不但是位才华出众的作曲家，同时还是诗人、学者、语言学家、乐队指挥和男中音歌唱家。他一面寓情于乐，一面以词托意。除了自度词曲的《永远的微笑》、《梦中人》、《海燕》、《布谷》等外，还修改了戴望舒的《有赠》，化出了《初恋女》；此外，他还为《五月的风》、《恨不相逢未嫁时》等歌曲作词，以尽诗兴。他在“大光明”开过独唱音乐会，昂首高唱过《伏尔加船夫曲》。他指挥过交响乐队，在电影配乐时，他与黄贻钧、陈传熙被誉为上海乐坛的“三只秒表”（因为对画面分秒不差而得名）……可是，他并没有进过音乐学府

深造，更没有像不少书上介绍的去意大利留过学。他是个特立独行者，完全用自己的双手构筑起自己的音乐殿堂和文化书斋。从小，他就喜欢吹笛子、拉二胡（还用它为自己的歌曲伴奏录音），还能即兴演奏钢琴；之后又随当时旅沪的外国音乐家弗兰克、施洛斯和丢庞等学习作曲与声乐——用他的“选择性学习法”，指定老师讲授他所需要的课程内容。在格致公学求学时，他竟然能在这所全部课程用英语教学的学校里连续跳级，而且以后还成为精通数国文字并参与新文字改革的语言学家。别人说他是天才，他摇摇头说：“那叫努力！”他像海绵似地饥渴地、竭尽全力地吮吸当时特殊的文化空间所提供的丰富的养料，酿出自制的音乐美酒。20世纪50年代，他在北京和上海为作曲家们讲授配器时，那本为分析而用的莫索尔格斯基的《图画展览会》的钢琴谱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他的注解和笔记，这是关于“天才与努力”问题讨论的一个颇有说服力的注解和佐证。

他是一个浪漫的放歌者——因为他的歌声传遍天涯海角；可他又是个孤独的游吟诗人——当年，他的祖先就是装在一只“漂流瓶”中，从印度远渡重洋，漂流到中国来的；而他自己，也像一只“漂流瓶”，漂泊四方，浪迹一生。最后，还是被装进那只神秘的“漂流瓶”，漂流到天外云间去了……

他爱春，可春给他的是冬。

他爱花，可花给他的是梦。

他爱人，可人给他的是……

他曾想化作海燕，在海上自由翱翔，高歌猛进；可铺天盖地的暴风雨一刹那间就将他从乌云中席卷而去。

他多想用全部的爱献给世界，可不公的世界却想将这个春天的儿子塞进黑洞，永远蜷伏在那个被历史遗忘的角落里……

可是，人们没有忘，也不会忘；当然，也不——能——忘！

他是谁？

他的名字是——

他的英文名字叫Svingalin,那是印在他自制的总谱纸右角上的。他的中文名字呢?很多,很多——在格致公学求学时叫“馨砚”,以后又有了很多笔名——戈忻、昌寿、庆余、林枚、怀钰、金成、衡山……那么,大名呢?

大名就叫“歌辛”。为什么叫“辛”,据说他自己有一个说法:“我的歌曲是师法劳动号子与民歌,因此不能数典忘祖,我们必须为辛劳的大众而歌。”

陈蝶衣先生对此也有一段回忆:“有一次,歌辛给我看一张名片,叫‘歌幸’,不是辛苦的‘辛’,是幸福的‘幸’,是印刷所把他的名片印错了。他说,幸就幸吧,幸福总比辛苦好一点。”

他一生的辛酸和他的歌给予世人的幸福,也许就是这两个字——“辛”和“幸”的内涵和外延吧!

可是,他有一个也许是最合适的名字,那就是六十年前爱他的人们赠予他的一个桂冠!那就是——

一代“歌仙”陈歌辛!

陈 钢

绝 唱

——忆我的父亲陈歌辛

春

周璇由《渔家女》一曲成名，而她的“最后一曲”则是鲜为人知的《风雨中的摇篮歌》，这是电影《春之消息》中的一首插曲，词曲同样出于我爸爸陈歌辛之手，后因片长删节而未发行，就此成为周璇的“绝唱”。她在歌中唱道：“别怕狂风吹，别怕暴雨打。我的宝贝，在风雨中长大，睡呀，睡呀，哟……”

对于这首歌，我有着一一种特殊的感应。因为，我自己的童年就是在风雨中的摇篮里度过的。每当这首歌在我心头浮现时，记忆就会将时光的飞轮抛转到五十年前的一个夜晚：

那是1941年，我才六岁。日军在珍珠港事变后几天，就对上海文化界人士进行大搜捕。12月16日深夜，一卡车持枪的日本宪兵冲进我家。我正睡在中间厢房的一只小床上，突然被一束手电筒的强光射醒。爸爸在一阵粗重的脚步声中被抓走了。他们以为抓走了一个“共产党”！但，他不是共产党，他只是个普通的知识分子，一个年仅二十五岁的青年作曲家。

亚热带的血统，东方旧式家庭的氛围，新文化运动的掀起和十月革命风暴的席卷，造就了一个特殊品格的青年。有时，他身穿一件熨得平整的淡蓝竹布长衫，在女中教音乐；有时则西装革履，风流倜傥地出入于酒吧间和咖啡馆。才华横溢，目空一切，常与一些左翼朋友指点江山。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十七岁的他为“艺华影片公司”写了第一部电影音乐《自由魂》。接着，又先后为电影《初恋》、《儿女英雄传》、《歌声泪痕》、《王宝钏》、《楚霸王》、《白雪公主》和《天涯歌女》等作曲。1935年，他又与陈大悲、吴晓邦合作，创作了中国第一部音乐剧《西施》。他与吴晓邦的至死不渝的友谊，就是自此开始的。

吴晓邦有着与他同样的胸怀，同样的追求。这位中国现代舞的开山鼻祖，由于仰慕波兰爱国音乐家肖邦，竟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晓邦”，还把自己比作浮士德。抗日的烽火将这两位艺术家的心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也将他们的心烧红了！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孤岛的上海，一片死寂。处处笼罩着“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景象。两位艺术家于无声处呐喊，一连合作了四出抗日题材的舞剧《罂粟花》、《丑表功》、《传递情报者》和《春之消息》。在《罂粟花》中，作曲家巧妙地以象征手法表现孤岛上的对敌斗争；在《丑表功》中，他则运用不和谐音调配合面具人物来刻画一个丑官——日本豢养的走狗汪精卫；《传递情报者》是一出热情讴歌在深山密林中传递情报的抗日游击队员的舞剧，而《春之消息》则是一出为十二岁以下的少年排的儿童歌舞，由《冬》、《布谷鸟飞来了》和《前进吧，苦难的孩子》组成，后来因禁止上演，就整理改编后用音乐会组曲的形式演出。上面提到的《风雨中的摇篮歌》，就是其中的一首。

在当年的孤岛上，苏联歌曲曾吹来一股清新的春风。早在1938年，爸爸就和扬帆合作，在“新华影业公司”的电影《儿女英雄传》中，译配了《伏尔加船夫曲》和《快乐的风》。他还和姜椿芳一起，译配了《三个拖拉机手》、《快乐的人们》、《夜莺曲》、《假如明天战争》、《快跑，我的小黑马》等苏联歌曲；并组织了先后有一二百人参加的“实验音乐社”，在敌人的监视下，演出了十几场。记得幼年时，“实音社”的队员常在我家排练，我常乘机跳上凳子

指挥他们唱歌。作曲家朱践耳最近告诉我，他当时还是个音乐爱好者和业余合唱队员。有一次他亲眼看到爸爸在影剧院大幕前高唱他自己作词作曲的《度过这冷的冬天》的情景，非常激动，随即登门拜访。爸爸送了他一份手抄的《度过这冷的冬天》的钢琴伴奏谱，而践耳在誊清后珍藏了几十年，最近又亲手送我留念。作家吴强在世时也告诉过我，爸爸所作的《度过这冷的冬天》和《不准敌人通过》在新四军中很流行，它们鼓舞了许多抗日青年和有志之士走向前方。

他不是共产党，但他一生追求真理，向往春天。春——是他创作的第一主题！他写了许多盼春、迎春、颂春的歌，如《春恋》、《春风曲》、《春风野草》、《春光无限好》、《春天的降临》、《春风的轻语》，等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春之消息》组曲。在《布谷》这段中，他先是唱着：“咕咕，咕咕，苦尽甘来；咕咕，咕咕，不要悲哀；虽然春水上冰封还在，心头积雪已经融开……”继而高歌道：“春天的儿女们风雨中成长，春天的儿女们黑暗中成长，春天的儿女们饥饿中生长，苦难中生长心坚力强。”就在那段《风雨中的摇篮歌》中，他也是在呼唤春天：“狂风有时尽，暴雨有时停，燕子回来时，满眼又是春。”

他不是共产党，他只是春天的儿女。

……

爸爸被日本鬼子抓走了。妈妈连夜通知他的好朋友们转移。我只能陪着妈妈哭，趴在地上叩头求佛，保佑爸爸平安归来——因为我记得爸爸和“地藏王菩萨”，妈妈和“观世音菩萨”都是一天生日，求求菩萨，菩萨总会来救他的。在宪兵队里折腾了70天后，他与鲁迅夫人许广平同铐在一起，被转送到敌伪机关76号，从此失去了自由。作为一个20多岁的青年，一个充满幻想而又幻想破灭了的知识分子，他消沉过，动摇过，也违心地写过两首令人抱憾的作品，可是，他的内心最深处，始终在渴望着春天的降临，即使是沦陷时期写的电影歌曲，也可在字里行间窥见他那颗盼春的苦心。《蔷

《蔷薇处处开》是一首优美健康的歌曲，它的点睛之句就是：“春风拂去我们心的创痛，蔷薇蔷薇处处开！”这里的“春风”和“蔷薇”的指向是什么，对于稍有想象力的人来说，是不言而喻的；而且，也只有像他那样经历了严冬寒霜摧残的人，才会如此懂得春天的宝贵！著名歌唱家朱逢博告诉我，她非常爱这首歌，在“四人帮”粉碎后，她率先力排众议，录制了这首歌的音带。她还告诉了我一个真实的故事：1979年，她参加了文化部组织的全国慰问团，到海南岛慰问参加自卫反击战首捷战斗的第一批伤病员。一路上，在火车开往江西的途中，正是3月一片春绿，满山尽是粉红的野蔷薇。她兴奋地朝着同伴喊道：“看，这就是蔷薇，就是蔷薇！”她告诉我，她看着蔷薇，心中却出现了战士的鲜血，是战士的鲜血浇红了蔷薇，灌溉了春天。到了前线，她每到一处都要唱这首歌，每次唱，战士都会流下热泪。因为，她用“挡不住的春风”，“吹进”战士的“胸怀”。我想，这则故事所告诉我们的道理，可能比那些只会按照历史年表划分和规定作品“内容”的理论家们要明白得多！我不禁想起黑格尔老人说的，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蔷薇处处开》至今流传不衰，这本身就说明了它的内涵力之广阔和生命力之强盛，因为它显现了人人所爱的一个大字——春！

盼呀，盼呀，好不容易盼来了抗战胜利。以为是春天的降临，却依然是一个寒冷的冬天。国民党又把他抓了去，关了七天，“无罪保释”……等待他的是失业和失望，他只能和几位艺坛好友结伴卖唱，苦度昏日。他想不通，为什么他日思夜盼着春天，却屡遭寒冬冰霜的摧残？在《究竟是谁的胜利》中他愤怒地唱骂道：“我们养了贪官污吏，他们学得变本加厉，对我们好像对待奴隶，超过了日本帝国主义。胜利，胜利，好一个胜利，究竟是谁的胜利？！”

1946年，夏衍委托欧阳山尊的夫人李丽莲来看望爸爸。我记得她那两条精辫子和一对深陷在瘦黑脸窝中的透亮的大眼睛。她带来了党的温暖，带来了春的消息，鼓励爸爸到进步文人云集的香港

去找夏衍，去找党。爸爸只身飞港，在香港，他找到了春天，过了四年春意盎然的生活——他先后为于伶编剧的《无名氏》、夏衍编剧的《遥远的爱》、瞿白音编剧的《水上人家》等进步电影作曲，为周璇写了《夜上海》、《莫负青春》、《小小洞房》等歌曲；还常与夏公、郭老（郭沫若）、小丁（丁聪）和神童吴祖光等在“沙龙”中谈艺，在浅水湾邂逅——在夏衍同志的回忆录《懒寻旧梦录》的扉页上，还有一张爸爸与夏衍、何香凝、欧阳予倩、瞿白音等的合影呢！北京一解放，他就与端木蕻良合作了具有河南梆子风格的歌曲《北平来》，描写了“劳动英雄溜溜的忙呀，端午门的槐花溜溜的香啊，胜利的广播溜溜的讲啊，西直门的柳条溜溜的长”那样的一派解放区好风光；他还在自己作词作曲的《大拜年》中刻画了一幅知识分子心目中的理想王国图——“大家过个太平年，吃的饱来穿的暖，来来往往多随便哪，要到哪边就哪边。”“谁有歌儿就能唱，谁在高兴就能笑，谁有话儿就能讲，要讲多少就多少。”上海解放前夕，他与马凡陀合作了《红旗曲》，与公刘合作了《渡过长江》；而上海一解放，他就动员周璇一同回到日思夜想的故里，投入春的怀抱。在香港的一个欢庆解放的鸡尾酒会上，爸爸妈妈被双双请了去，那张请柬，妈妈还一直珍藏着……

在事隔将近四十年后的1985年，我的小弟弟陈东在香港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独唱音乐会。音乐会上演出了由我整理、配器的十首爸爸的代表作，由香港管弦乐团演奏，美国著名指挥家施明汉指挥。香港报界称之为“父子仁音乐会”。音乐会上先演出了《玫瑰玫瑰我爱你》、《蔷薇处处开》、《渔家女》、《初恋女》、《可爱的早晨》、《秋的怀念》、《永远的微笑》和《恭喜恭喜》等名曲后，最后推出的压轴曲就是《度过这冷的冬天》。因为这是我爸爸在冬天里歌颂春天的代表作；同时，我还在这首歌的中段加进了他的那一首《风雨中的摇篮歌》作为对比，来追溯一下我的风雨中的童年和六岁时那个可怕的夜晚。陈东唱得非常出色。当他用浑厚饱满的男中

音高唱最后一句“度过这冷的冬天，春天又要到人间，不要有一点猜疑，春天是我们的”时，像是隆隆春雷，激荡轰鸣着香港的“万人体育馆”！

我的弟弟从未听过爸爸的歌，可他唱得那么好，也许是因为他怀里揣着妈妈的一封火热的家信：

亲爱的皮皮（注：陈东之小名）：

你今天来到了这块留着你父母足迹的土地，高唱着爸爸的歌颂春天和爱情的歌曲，我的心啊，哪能不激动？！你要以对伟大祖国的赤子之心来表达爸爸当年盼望春天来临之情！爸爸虽已不在，但他的灵魂必将欢欣，因为他的孩子们为他盼来了第二个春天！只要你想一想爸爸写的《度过这冷的冬天》当年曾鼓舞了多少青年和有志之士走向前方，走向胜利，你就会再现出彼时彼景；只要你想到许多过去唱过爸爸歌曲的龚秋霞、姚莉阿姨还在香港，你就会唱得更欢；只要你想到金嗓子周璇所唱的爸爸的歌曲传遍世界各地时，你就会唱得更欢。孩子，胜利一定属于你！歌唱吧！用你的——也是你爸爸、你哥哥和我们全家的一片赤子之心！

花

花——是爸爸创作的第二主题。他写了那么多花——玫瑰、蔷薇、白兰花；《花开时节》、《花外流莺》、《花一般的梦》、《花之进行曲》等等。而他的最后一首绝唱，也是一朵花——《梅花开咯》！

1956年，周璇由精神病院出院，她在郑君里夫人黄晨的陪同下来看望爸爸。呆滞的眼、黄肿的脸，周璇一见爸爸妈妈就叫：“陈先生，陈师母。”然后慢悠悠地轻语道：“陈先生，我没有把你的《和

平鸽》（周璇的最后一部电影，未竣工即入医院）唱好，感到抱歉。我想请你再写一支歌，我一定把它唱好；如果贺绿汀、黎锦光先生有新作，我也想唱它一唱。”爸爸笑着说：“祝贺金嗓子重展歌喉！”周璇苦笑道：“金嗓子看来不行了吧，就铜嗓子吧！”爸爸答应专为她写一首《枯木逢春花又开》；因为，只有新社会才能使周璇病愈新生；同时，又将自己才为电影《情长谊深》所作的主题歌《梅花开咯》在琴上弹给她听，周璇随着琴声轻轻吟唱。哪知，这首歌竟成了周璇和爸爸的最后的绝唱——在陡然风旋云转的1957年的多事之秋，周璇离开了人间；而爸爸转眼间也成了“右派”。在得知这一宣判后，他痛苦而迷茫地对妈妈说：“我怎么成了右派？”……

就是他，1949年上海一解放就送只有十四岁的我参军；第二年又丢弃优厚生活，力排各种阻挠，毅然从香港飞回上海。抗美援朝开始，他在上海发起了捐献“一日一颗子弹”的运动，献钢献铁献银器。那时，香港朋友来信，说《玫瑰玫瑰我爱你》在美国的版税，有百万美元可取；他表示要拿全部款项捐造飞机。

就是他，无偿地、不辞辛劳地培育了许多学生；下着雨还蹚着大水，撑着伞到沪西工人俱乐部去辅导工人作曲。我当时还没见过上海有第二个作曲家这样做过……

也就是他，在一言未鸣，一语未发的情况下被钉上“右派”的十字架。数年前贺绿汀在一次会上说：“这顶帽子本是归我戴的，后来陈毅保了我，就由陈歌辛‘顶替’了。”

在全市批斗大会后，他预感厄运即临。在等待发落的那些日子中，他度日如年，天天抱着心爱的小儿子，告诉他要做好人，做有出息的人；还一面放《彼得与狼》的音乐，一面讲故事。一天，他带了小儿子到他与妈妈恋爱时的老家，指给孩子看：“这是你妈妈的家。”——就在那里，他们相爱。妈妈在信上回忆道：“我们是师生恋爱。我对他第一个好印象是，他上课时穿了一件熨得平整的淡蓝竹布长衫，而且半件已洗刷得发白了，我喜欢上这英俊青年，认